

卧底

秘密调查师

永城 著

II



THE PLACEMENT

014038884

1247.59
224

永城
著

卧底

秘密调查师 II



北航

C1726422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I247.59
224

10102888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底 / 永城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43-2540-9

I. ①卧… II. ①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149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球全版权运营专家)
经本书著作人永城先生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 敬请联系: qiu@gwrep.com

卧底

作者	永城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5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2540-9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0.1 梦魇

娟儿的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微微的一点光，让她隐约看出这是一条地道，只够一人勉强通过。四周都是裸露的泥土，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土腥气。

这是哪里？娟儿想不出。不记得怎么进来的，前因后果都记不得，只觉又湿又冷，四周狭窄得转不过身，胳膊和腿都受到约束，就像睡久了般的又麻又酸。一瞬间，娟儿感觉自己似乎正平躺着，双臂平放体侧，脊背硌得生疼。这是她惯用的睡眠姿势。难道是在做梦？也许正躺在公司宿舍的床上，褥子抽掉了。本打算今天洗的，不记得洗了没洗。

但那只是一瞬间。瞬间之后，她还是在地道里。

在东北，其实地道一点不稀奇。听老人说过，几十年前，为了防范“苏修老毛子”入侵，到处都挖洞搞人防。娟儿上班的工厂也有一条，据说入口就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只不过常年锁闭，似乎大伙都只是听说，还没人真的进去过。难道，自己正在办公楼下的地道里？这厂子远离城镇，厂墙外是几十里的大野地，地道的另一头，又能通到哪里？

娟儿想迈步，腿却使不上劲儿，好像突然间不存在了。低头看看，腿脚都好好的，像被谁施了魔法，就是不让往前走。前面有啥？娟儿向着地道深处瞭望。隐隐约约的，好像有个人影，身型丰腴，走路一扭一摆的。怎么那么眼熟？是常姐？对了！今天本来就是跟着常姐出来的。

娟儿一下子想起来，今天是周末，自己跟着常姐去了温泉旅馆。常姐是娟儿的领导，财务总监，全厂公认的大好人。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合资，员工换了几拨，常姐从没和谁红过脸。对娟儿就更好，亲妹妹似的，洗温泉这样的美事儿，总不忘带上娟儿。她们午后出发，走的高速公路，傍晚到达温泉。一起吃农家菜，喝温过的黄酒，飘飘欲仙。娟儿本不想喝酒，可又不敢推辞，怕让常姐看出自己的心事。

这心事，可真让娟儿为难，简直是如坐针毡！娟儿突然明白过来：迈不开步，兴许是自己心里不想往前走，不想跟上常姐，不想知道她要干啥！娟儿真的后悔，昨天不该摸常姐的大衣口袋。本来只是找抽屉钥匙，通常就在那只口袋里。都怪她平时和常姐太熟，找个东西都不用打招呼。没想到却翻出银行转账单！三千万美金，从公司的账户汇到香港！按照公司规定，出款都要经过娟儿核对。可这三千万，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难道常姐在贪污？

要是在以前，娟儿必定假装没看见。反正单子常在常姐衣兜里，又没放在她眼皮底下。可现在不同了。就算常姐待她再好，她也不能视而不见。因为她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人——维。

别人都叫他维克多，或者伊凡诺夫先生。娟儿不喜欢那些称谓，他又不是语文课本里的人物。他其实非常和蔼，体贴入微，和娟儿周围的一切截然不同。他是黑白照片中的一团炙烈色彩；掺入烈酒的浓咖啡，放了许多糖，粗犷醇厚，又甜又辣又苦。在县城的酒店房间里，他先把她奉为公主，再像野兽般把她撕碎，在冰天雪地之中，带来夏天的狂风暴雨。在公司里，他们却像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他是俄方派驻的副总经理，负责合资企业的运营。说是合作，实为暗战。俄方经理和中方小会计本不该有什么交集。中方领导不能容许，他在俄国的老婆恐怕更不能容忍。娟儿知道没有未来，因此才格外珍惜现在。维的任期是三年，她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弥足珍贵。

可是，公司账户里的巨款不翼而飞，维却还蒙在鼓里。等到下次审计时发现了问题，恐怕一切为时已晚。作为俄方派驻的领导，他将面临什么？带着耻辱回俄国去？县城酒店的约会必将提前结束。不！娟儿不要这一切结束得这么快！她得把常姐的秘密告诉维！

娟儿打定了主意，想要转身往回，身体却还是不听使唤。不仅如此，土壁突然开始移动，瞬间夹紧她的身体！娟儿大惊，想张嘴求救，却又发不出声音，嗓子里好像塞着棉花。土壁继续移动，越夹越紧，土腥味也越来越浓。有东西正从穴道顶端盘旋垂落，面条般的，根根倒挂，细长柔滑，不久蠕动至眼前。不是面条，是细长的虫子！娟儿浑身战栗，心中却突然醒悟：这是在做梦吗？

的确是个噩梦，只是一时醒不过来。娟儿再次感觉到自己正平躺着，双手放在体侧。身体不听使唤，想翻身却翻不过来。也许正躺在宿舍的小床上，地道和虫子其实都并不存在。

等等，她不该在公司的寝室里。不是跟着常姐到了温泉旅馆？最后的记忆，是在餐厅，窗外雪花纷飞。温吞吞的黄酒，令人头重脚轻。为何如此不胜酒力？赶快醒过来吧！这梦境实在可怕！地穴的土壁继续挤压，潮湿腥气愈发浓重，蠕动的白虫眼看就要钻进鼻孔。娟儿拼命挣扎，想让自己醒过来。醒过来就好了！地道、白虫，一切都将消失！醒过来！

娟儿右手狠狠撞上冰冷的硬物，手背一阵剧痛。瞬间恢复了意识，梦境忽地消失了。

娟儿猛睁开眼，眼前却还是漆黑一团，连梦境中的一点光也不见了。

这是在哪儿？肯定不是在宿舍里。怎会比梦里更黑更冷也更憋闷？娟儿猛吸一口气，鼻腔里立刻充满细小尘埃，土腥味比梦中更重。娟儿竭力睁大眼睛。难道是失明了？娟儿心中大骇，猛抬手臂，手背再次撞上硬物。再抬左手，还是撞。右脚，左脚，肩膀，额头……处处都撞！她似乎有点明白：这里并非地道，却比地道更狭小，四壁冰冷坚硬，氧气正在减少。这里到底是哪儿？难道还在梦里？

不可能。娟儿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醒了，却什么也看不见。四周是冰冷坚实的木壁，死死将她围困，仿佛有一双无形之手，正掐住她的脖子。她快要憋死了！巨大的恐惧瞬间将她吞噬。她尖声喊叫，声音弹回自己耳中，好像把头闷在水缸里。她竭尽全力用双肘撑向四壁。徒劳！用双膝，徒劳！用头，肩膀，都是徒劳！木壁仿佛生了根，纹丝不动。她眼冒金星，头晕目眩，胆战心惊！她最后一次使出全力，挣扎却仍是无谓的。残留的能量瞬间消耗殆尽，剩下的是无边的绝望。

是常姐！

这念头从天而降！空气越来越稀薄，娟儿的大脑却瞬间水洗般的清澈。她浑身的肌肉开始剧烈痉挛，因为缺氧，因为恐惧，也因为愤怒。她拼命张大嘴，却再也感受不到胸肺的运动，能感受到的，只有眼球就要鼓出眼眶，只有意识的渐渐远离。漆黑之中，她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再无气息进出。

漆黑的四周，终于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唯有一滴泪，留在娟儿腮边。

李娟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此刻自己正躺在一副被钉死的小棺材里，棺材被埋入新挖的土穴。棺材之上是新添的厚土，厚土之上是一片密林。漆黑的密林中，细雪正悄然飘过枯枝断木。

目录

contents

卷 10

第一章 纯然天成····· 001

第二章 金室藏娇····· 014

第三章 初试虎穴····· 033

第四章 暗度陈仓····· 067

第五章 夺命之旅····· 103

第六章 危机四伏····· 147

第七章 决战村垣····· 216

第八章 过河之卒····· 274

第一章 纯然天成

1

一周之后，一千公里以南。

2010年的最后一天，夜幕初降，北京城正被寒冷的雾霾笼罩。中国大饭店的自助餐厅却春意盎然。这五星酒店的豪华餐厅，从不缺少光鲜亮丽的客人。但今晚，耀眼的客人却似乎只有一桌——餐厅正中落座的五位女客，不仅使周围穿梭的中外女士们变得相形见绌，就连酒店的华美装潢也黯然无光。

五位小姐芳龄均在二三十岁之间，容貌是五星级的，身材八星。五位中的四位雍容华贵，珠光宝气，仿佛步上红毯的影后；另一位却衣着平平，风尘仆仆，乍看就像旅行中的大学生；但细细看来，却也姿色出众，气质不凡。五人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好像舞台上的主角，镁光灯打在头顶。四周一片黑暗，藏着无数眼睛，好奇，嫉妒，贪婪。

就在“舞台”边缘，坐着这样一位“男观众”，有个明显特征，胖。

他坐着，仿佛大小两只球。小球好像大球生出来的肉瘤子，生的过程并未彻底完成，两球互相嵌套，找不到能称作“脖子”的部位，幸亏有领带和金链子来定义。金链子手指般粗，给他算是项链，若给旁边倒水的小弟，就能当裤腰带。

胖子叫黄金龙，是吉林金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金合有两家镍加工厂，统共两千三百员工。虽然拥有挂着金链子的双球身材，黄老板却并非黑社会。他是民营企业家，至少他常这样称呼自己。当然黄老板认识黑社会，但他也认识公安局的。

黄老板管理有方，人缘儿自然也不差。其实这也是他自以为的，因为三千工人没人敢不尊敬他，至少当面不敢。胆敢当面不尊敬他的只有他老婆。老婆以前美得一塌糊涂，黄老板自卑得一塌糊涂，需靠金链子增加信心。如今老婆老了肥了，黄老板也就不再自卑。当然，金链子也戴习惯了，不必摘了。

其实在黄老板看来，“舞台上”的美女也没啥大看头。一身行头而已。比妖气，东北的小姐才叫火爆。瞅瞅周围那些男人的眼珠子，其实北京人更没见过世面。要说值得多看两眼的，倒是五个里最素的。牛仔裤，白衬衫，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没烫也没染，珠宝首饰一概没有，就连口红也懒得抹。人再多点儿，压根瞅不见她。

可黄老板瞅见了。而且多瞅了好几眼。

这女人眼睛里有汪水，细脖颈子上有一抹光。原汁原味，纯天然。头发也不错，乌黑柔亮的，若能扎成个大辫子就更棒。黄老板没上过高中，却喜欢过下乡的高中生。初恋。那年他十八。不敢说，只敢偷偷瞅。那个年代，没口红也没长筒丝袜，只有淡淡的南方口音。原汁原味。

可黄老板是来北京开会的，不是来泡妞的。泡妞哪儿都可以，技术年会却必须到北京开。中国大饭店。不然他才不来吃这不中不洋的自助餐。与会嘉宾都在这儿吃。包在会议费里的。

黄老板不喜欢开会。尤其是以学术为名的会。坐会场比坐经济舱还别扭。在他看来，其实与会的也没几个真懂学术的。可他不来不成。还得西装领带。憋得浑身冒热气，好像蒸锅里的粽子。黄老板是金合的总裁兼大股东，却并非幕后大老板。大老板不方便亲自抛头露面，却很方便对黄老板发号施令。开会就是开会，不能泡妞。北京的妞也不好泡。这里的水看着清，可深。越清越容易淹死人。不如视而不见。黄老板起身再去拿吃的。满桌子花花绿绿，没个人味儿的。真糟蹋东西。

“啊！”

黄老板背后轻轻一声惊呼。黄老板忙转身，像陀螺被抽了一鞭子。

“纯天然”正手捧白瓷碟子，皱着眉往地上看。地上有个手机，电池和机身分了家。

黄老板没犹豫，赶快弯腰把手机和电池捡起来，却并不急着还给人家。得先把电池装回去。手机太小，手指头太粗。“纯天然”乖乖站在旁边等，乖得像个班主任身边的小学生。黄老板把手机递给她。她连说了几声谢谢，没敢抬眼皮。黄老板指着她手中的盘子：“那蛋糕甜吗？”

她扑哧一笑，眼睛里那汪水险些溢出来：“这是苹果派。甜，不过是无糖的。”

黄老板也嘿嘿笑。在他看来，切成三角形的不是发糕就是蛋糕。无糖还能甜？有她说话的声音甜？也带着点南方口音呢！不像东北娘们说话俚得像牲口。她的声音像是小猫爪子，在黄老板心里挠了挠。

黄老板回到自己座位。几个女人聊得更欢，就属“纯天然”最乖，藏在她们之间，低着头吃东西。真是一点也不显眼，就只有黄老板看得见。

是时候去机场了。黄老板起身穿大衣。再过几个钟头就到家了。家里有伺机不尊敬他的老婆，让他想起来就心烦。好在上海分公司开张了。新开张业务忙，总得再添些人手，比如一个漂亮的女助理，最好也能原汁原味。上海是个好地方，缺不了人才。

黄老板起身离开餐厅。五个女人继续欢声笑语，没人多看他一眼。今晚的“男观众”又不止他一个。远处墙角里就有这么一位，三十多岁，衣冠楚楚。位置偏僻不起眼，加之灯光昏暗，不仔细看看不出人有多精致，简直堪比橱窗里的西装模特。他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一动不动。盘子里只有三片水果，他还没碰过。根本没打算碰。五分钟之后，他买了单，起身走出餐厅。

“走吧！该散伙了！”五个女人之中的一个说，眼睛瞥着精致男人的背影。

“这回谁中标了？”另一个问。四人齐齐把目光投向穿牛仔裤的女孩。

“中什么标？”女孩一脸迷惑。

“没人告诉你今晚干吗来的？”四人面露惊异之色。

“不知道。Jack 没说。就说必须七点之前赶到。我衣服也没换就上飞机了。没想到你们都穿的这么漂亮！”

“不要开玩笑了！当我们是瞎子？”另外四个女人互视着诡笑。

“什么啦？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倒是告诉我，让我来北京干嘛？”

“老板不说，我们也不能说喽。”

“不说拉倒！”

女孩耸耸肩，嘻嘻一笑，把一粒红樱桃丢进嘴里。

2

十分钟后。

晚上九点，国贸办公楼 1 座。若在平时，这京城最高端的写字楼过了午夜依然灯火辉煌。但在今晚，新年前夜，整栋大厦终于变作漆黑一片，唯有顶层四角的红色警示灯在缓缓闪烁。

然而，这大厦却并非彻底的人去楼空。就在 28 层，GRE 北京分公司走廊最深处的某间办公室中，还有一盏台灯正亮着。只不过那房间的百叶窗帘闭得很严，正如同这公司所有其他窗户一样，彻底阻挡光线的出入，即使在白天也一样。

GRE, Global Risk Experts。全球风险专家。

在这一层，还有另外三家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一家投行，一家律所，和一家保险公司。三家公司的门面都很气派，与其高端的国际风范相匹配。GRE 却截然不同——不起眼的玻璃门藏在楼道拐角处，只有门牌号，却没有公司名称或 Logo。对外其貌不扬，身份不明，就像哪家公司并不常用的后门。

不起眼的玻璃门却是用加厚的防弹玻璃制成的。门口装有更不起眼的指纹识别器，严格监控记录每一次人员出入。如此同样的防弹玻璃门，里面还有一扇，也配有指纹识别装置，出入要求就更加苛刻。只有获准走进里面那道门，再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方能见到一些大公司的样子：宽阔的办公大厅，密布的桌椅书架，还有烦琐的电子设备。那狭长的走廊两侧和办公大厅的四周，排列着许多房门，除了领导们的办公室之外，还有各种具备神秘功能的房间。其实与本层的其他公司相比，这家才是名副其实的“业内全球顶尖”。只不过，没多少人了解这个行业：秘密商业调查。

亮着灯的办公室，就在办公大厅的最里侧，与办公大厅密布的桌椅稍稍隔出一段距离，与其门口的三张办公桌自成一区。办公室的门牌用英文写着：

Steve Zhou, MD, Office Head

(Steve Zhou, 执行董事，北京办公室负责人)

十分钟前离开中国大饭店自助餐厅的精致男人，此刻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手持电话，脸在幽暗的台灯光下显得额外严峻。

“她知道今晚的任务是什么？”精致而英俊的男人，声音如表情一样的阴沉严肃。

电话那端稍有迟疑：“我告诉她谁是目标人了，按照您的指示。”

“没让她换套衣服，化化妆？”

“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她赶不上飞……”

“这样更好。”Steve的语气不容置疑，“就是她了。”

对方却大吃一惊：“您说谁？May？您确定吗？”

“你怀疑我的判断能力？”

“不！我……我只是说，其他几位都是北京和香港办公室的资深……”

“但May已经是高级调查师了，对不对？”

“可……她是上周刚提升的，又从没有过实地调查的经验，第一次就直接参与这么重大的项目，会不会风险太……”

“Jack！”Steve的声音简短而有力。电话里立刻安静了。

“我相信你的能力，因此相信你的团队，包括May。否则不仅你不是GRE上海的总监，她更不会是GRE的高级调查师！”

Steve挂断电话。没有结论。他的语气即是结论。

他轻轻移动鼠标，仔细盯着电脑。电脑屏幕上出现一份人事档案：

GRE上海办公室人事档案：

姓名：May Liu

姓名（中文）：刘思梅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3年5月28日

职务：高级调查师

入职时间：2010年10月20日

直接负责人姓名及职务：Jack Yu（总监）

……

文件上还附了一张照片，漂亮女孩正甜甜地微笑。被选中的是她？Steve 眉头轻蹙。以他十几年的调查经验，这结果既在他意料之中，又让他有些迷惑不解。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其因？

. 3

新年前夜，工体西路灯红酒绿。这新世纪复兴的时尚街区，正等着一声新年钟声，好彻底疯狂起来。

思梅并不想疯狂，可还是来到这条街上。回上海的航班是明早十点的。这个除夕之夜，她得在北京度过。举目无亲。三两个久不曾见的朋友，约了到工体西路酒吧迎新。想着也无聊，不过别无选择。其实不仅在北京，即便在上海，也并无更好的过节去处。思梅生于南方偏僻小镇，父母早逝，在寄宿学校长大，虽有亲戚资助学费，却并不如何亲近。后来思梅到上海读大学，亲戚一家搬去了北方，彻底断了联络。毕业后，思梅一直独自在上海生活。平日工作繁忙，朋友并不算多，能一起团聚过节的就更少。北京和上海其实并无区别。只是这趟北京之行来得突然，让她有些措手不及。

思梅中午才得到 Jack 的通知：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立刻赶往虹桥机场，搭最近的航班飞往北京，抵达后直奔中国大饭店。这是 GRE 中国区负责人 Steve 的指令。任务交待完毕，Jack 稍事停顿，又补充一句：“别换衣服，也别化妆。别太显眼。这次任务很难。而且，有风险。”

Jack 是总监，GRE 上海办公室的最高领导，曾经的调查高手，也是思梅的偶像。她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像 Jack 一样，在业内小有名气。但 Jack 也是年过 40 的离异男人。他的关心有时候超出领导的范畴。平时思梅只当作没听见。但今天 Jack 的几句叮嘱，却反而让思梅热血沸腾：有风险？这该是个什么样的任务？

离新年钟声还有二十分钟，酒吧里烟气弥漫，人满为患。思梅和几个女友躲在

角落，大张着嘴，声嘶力竭地聊天，像这酒吧里的所有人一样，仿佛塞在鱼篓里将要窒息的鱼。谈话始终围绕着男人，那是思梅最缺乏素材的话题，这却是每人皆须贡献素材的场合。有人问起 Jack，思梅笑着打岔。她并非不愿和朋友提起自己的老板。如果换个场合，话题再换作调查的业务，思梅一定会滔滔不绝。老板的本事一直让她引以为荣。但现在这个场合提及 Jack，只能引发毫无意义的八卦。思梅摸摸牛仔裤兜里的手机，下意识的动作，像是要把 Jack 藏得更牢一些——手机上有 Jack 三小时前发的短信：一定低调一点！

手机却突然在这个档口狂振起来，好像在故意表示反抗。思梅连忙挤出酒吧。街上灯火辉煌，人流如织。人人脸上皆是兴奋之情。

Jack 的声音却有些沉重：“Steve 选中了你！”

思梅心中一阵雀跃：“不会吧？”

“你很引人注目？”

“怎么可能！她们都打扮得跟大明星似的，我就像个乡下人！”思梅极力压抑自己的语气。她知道 Jack 一贯风格保守，不希望让缺乏经验的年轻员工责任过重，一方面会影响项目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会给员工带来危险。更何况，这个员工是思梅。

果不其然。Jack 低声说：“我去跟 Steve 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思梅心中一急：“可我准备好了！”

“但你缺乏这种经验！”

“经验是可以积累的……”又是一阵沉默。思梅灵机一动：“再说，你得给我个机会，让我证明你是对的。”

电话那端继续沉默。思梅猜测，她的话送到了点子上。两年前，她还只是一家本地咨询公司的前台秘书。小公司叫“鑫利”，总共不到十人，业务却五花八门：市场调研，商业情报，尽职调查，账务咨询。对外号称五脏俱全，其实只是饥不择食。老板是个从工商局退休的芝麻官，虽有能力拿到一些不太公开的档案，却没能力找到外企客户。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二老板 Jack：外企咨询公司背景，有十几年的商业调查经验。中年离异，事业型男人，在行内颇有名气。被退休芝麻官忽悠得辞职创业，才发现离开大公司之后，自己的资源价值也跟着大大贬值。只好放下调查专家的架子，硬着头皮做了“万金油”。

思梅是 Jack 亲自面试和录用的。学历一般，成绩一般，但机灵细致，善解人意。Jack 对思梅关爱有加，手把手教她做项目，从前台提拔成咨询师。几个月

前，GRE 找上鑫利谈收购。专业国际大公司收购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看似令人意外，其实道理由来已久：GRE 一直计划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只苦于缺乏管理人才。Steve 对 Jack 早有纳贤之意，之前接触过几次，只不过 Jack 是鑫利的顶梁柱，不好意思自己釜底抽薪。GRE 花一百万收购鑫利，得到 Jack 和现成的运营团队；退休芝麻官拿着钱退出；Jack 则回归国际大公司；也算三赢局面。收购迅速完成，鑫利变成 GRE 上海办公室。Jack 成为 GRE 的总监和上海负责人。大公司的要求和标准都苛刻得多，鑫利原本算不上调查公司，老员工人人自危。多亏 Jack 力保，大部分员工得以被留用，而且破格得到 GRE 的调查师头衔。思梅得到的头衔是中级调查师。

GRE 的调查师级别，在外企咨询公司中也算极端苛刻的。入门的初级调查师，只负责处理基础桌面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若想提升至中级调查师，除了圆满完成本职工作，还要找机会展示自己的特质：比如具备超强的观察分析能力，能从琐碎的细枝末节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拥有特殊的关系网络，能打听到别人打听不到的事情；或者掌握出众的写作能力，妙笔生花。如果以上特质都不突出，至少也需展示过人效率或耐力，一人能当两三人用，就算速度不够快，起码连续通宵熬夜加班不在话下。即便满足以上种种，也要苦熬几年才有升职机会。

而中级到高级的提升就更难。许多人工作多年，仍迈不上那个台阶。表现不够突出，进步不够明显，缺乏参与重大项目的经验。当然最关键的，是缺乏实地调查经验。实地走访，发展线人，深入虎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风险和难度绝非普通调查师能承担。不够出色的中级调查师，根本没机会尝试，也就永远不会积累实战经验。这是个死循环。北京办公室不乏工作多年提升无望的中级调查师。

以思梅的经验和阅历，假若直接到 GRE 求职，恐怕以初级调查师的职位也难以被录用。鑫利被 GRE 收购，思梅顺利得到中级调查师头衔，实属破格定级，是占了大公司收购小公司的便宜，想必 Jack 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加入 GRE 不到两个月，就在年底评估时一跃而成高级调查师，这让思梅不仅意外，而且不安。尽管她已加倍努力，几乎牺牲一切业余时间，工时是别人的一倍半，绩效更是一个顶俩，创上海办公室最高；但她毕竟还是个新手，扪心自问，对于商业调查这神秘行业，她还几乎一窍不通。这么快的提升，仍似天上掉下金馅饼。金光灿烂，却能砸死人。上海办公室足够小，Jack 自可一手遮天。但天上还有 Steve，在 GRE 中国谁都清楚，Steve 虽不是如来，却堪比齐天大圣，火眼不揉沙子。思梅得以火速提升，Jack 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肩负的压力更是难以估量。她得尽快让自己名副其实。

“好吧！” Jack 的声音并不轻松，“项目名称叫 Gold Sand (金沙)。我把具体要求发到你邮箱。”

思梅把手机插回裤兜。金沙，赋有冒险和传奇色彩，令人联想到 007 电影的标题。她二十七年的的人生虽不算幸福安逸，却也平淡无奇。GRE 的出现，带来异样的光芒。仅仅是其世界领先的精英外企形象就足以令人兴奋。GRE 在上海的分公司，沿用鑫利在浦西租用的小办公室，并没多少精英气质；但思梅也曾到 GRE 北京公司参加过短期培训，对那 CBD 高耸入云的大厦中神秘的办公室心驰神往。特殊的行业，秘密的使命，在电脑前查阅那些或有禁忌的信息就已经让她充满兴趣了，即将开始的卧底任务就愈发紧张刺激。今晚的五位美女，人人资历深厚。唯独她，入门不过几个月。但最终胜出的，竟然是她。这简直令她难以置信，内心如中了头彩般的兴奋。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新鲜刺激的诱惑往往远胜对危险的担忧。

危险又有何妨？她有她的理想——有朝一日能像 GRE 的调查专家一样，有精英的外表，福尔摩斯的内心。正像每个刚入行的年轻人一样，思梅对 GRE 的领导者拥有神话般的幻想。Steve 实在高不可攀，Jack 已足够令她崇拜：让全球最领先的公司为了得到他而收购一整间公司！

北京的冬夜格外寒冷，风中夹杂细小颗粒，不知是雪是雾。思梅此行仓促，衣着过于单薄，此时却不觉得冷，一身轻爽。突然之间，伴随一阵巨大的喧嚣，更多的人蜂拥着跑到街上。有陌生面孔对着思梅大叫：新年快乐！

2011 年就这么大张旗鼓地来了。

· 4

13 小时之后。

地球的另一侧，纽约时代广场，世界都市之王。这里的新年钟声比北京迟了整整 13 个小时。但人潮的兴奋却有增无减。礼花正在广场上空盛开，震耳欲聋。帝国

大厦顶楼咖啡厅靠窗的位置，坐着一男一女。礼花仿佛就在两人眼前爆裂，把耀眼的光芒铺洒在两人脸上。

男的是个身材瘦小的白人老头，金发碧眼，额头和眼角皱纹密布，不论容貌和表情，都令人想到爱因斯坦。女的则是华裔，年龄三十上下，面容娇美，皮肤白皙，黑发挽成传统的髻，仿佛古画中的冷面美人。

“谢小姐，我很抱歉。不该让您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把这本该狂欢的时光，浪费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金发男人侧目看着楼下密集的人头，一侧的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

“无所谓了。只是为了应付无聊和寂寞罢了。”女人低垂了目光，好像在自言自语，纯熟的英语里夹杂了一丝东方人的口音。没有主语。不知寂寞的到底是她，还是楼下那些狂欢的人。

“是啊！地球就只是继续旋转，并不在乎今天是哪一天。对吧？”男人直视女人的脸。女人抬起视线，美丽的双眸闪烁着动人的光。

“您约我来，不是讨论地球自传的吧？”

“哈！当然不。那个让地球自己操心就好！”男人一笑，掉转话题，“真不敢相信，你还在美国。”

“我没什么可去的地方。”女人侧目看向窗外，避开男人执着的目光，精美的脸颊似乎绷紧了，反射着礼花的斑斓色彩。

“那正好。不然我还没那么容易见到你。”

“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见我。”

“OK，”男人指指窗外，“你知道那是哪里？”

盛开的礼花背后，是层层密布的高楼大厦。女人摇摇头。男人向前凑一凑，降低音量：“GRE 全球总部。”

女人顺着男人手指方向一瞥，迅速移开视线，嘴角生出一丝鄙夷。男人却从她眼中看到转瞬即逝的悲愤。男人暗暗点头：这正是他希望看见的。

“你恨他吗？”

“谁？”

“还能有谁？让你以为得到了重用，然后亲手把自己的丈夫送进……”

女人条件反射般地摇头，面孔因痛苦而扭曲。男人识趣地住口。女人把目光转回来。痛苦的表情竟为她增添了冷艳之色。她漠然注视着：“这些和你，又有什么